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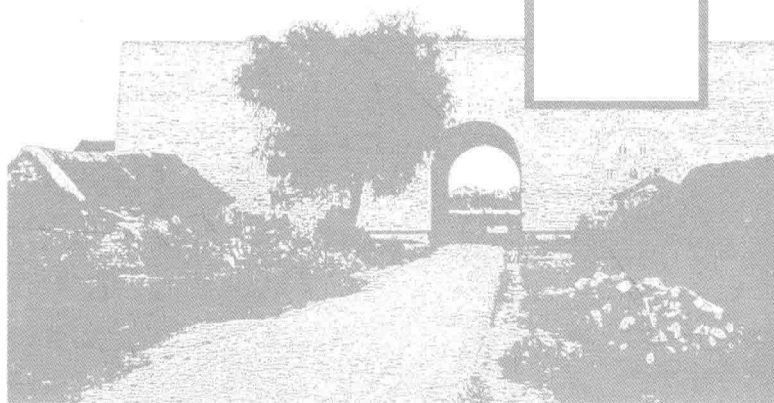
金陵古迹图考

朱 偁 著

中華書局

金陵古迹图考

朱 偁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陵古迹图考/朱僂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5.8
ISBN 978-7-101-11069-2

I.金… II.朱… III.名胜古迹-南京市-图集
IV.K928.705.3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9068号

书 名 金陵古迹图考
著 者 朱 僂
责任编辑 罗华彤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8月北京第1版
201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9 插页1 字数200千字
印 数 1-2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069-2
定 价 68.00元

出版说明

朱偁先生(1907—1968),字伯商,浙江海盐人。历史学家朱希祖长子。朱偁先生幼秉家学,精研文史。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5年入本科学政治,1929年赴德国柏林大学,1932年获经济学哲学博士。归国后,出任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讲授财政学、世界经济、经济名著选读等课。1939年10月入国民政府财政部任职。建国后,历任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省图书馆委员会副主任。1957年,因曾经批评拆毁南京城墙一事,被定为“右派”。“文革”开始,惨遭迫害,于1968年7月含冤辞世。朱偁先生一生著述丰赡,在财政、金融、文学、史学、考古诸领域,成就斐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大力建设新首都南京,致使南京大量的文物古迹遭到破坏。为了给后人留一点记忆,更为了督促政府保护古物,朱偁先生用了三年时间,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著成《金陵古迹名胜影集》、《金陵古迹图考》和《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三书。同时,还利用暑假,赴北京实地摄影、测量,撰写了《元大都宫殿图考》、《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和《北京宫阙图说》等书。

《金陵古迹图考》是关于南京历史沿革和古迹名胜的一部重要专著,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今即据以再版。除改正明显的刊误外,再版做了以下修订:一、朱希祖曾撰有《金陵古迹图考序》,本书初版时未能付印,现予收入,置于卷首;二、核正了全书的文字标点,对书中部分没有标点的文字,补加标点;三、初版《金陵古迹图考》和《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中的图版编号,未能完全对应,此次出版,两者的图版编号均已一一核正;四、朱偁先生在自藏本《金陵古迹图考》中有两段关于南唐烈

祖钦陵和沐英墓志出土的附记,现以注文的形式添补在相应的内容之处,供读者参考。

本书出版,得到朱偁先生家人的鼎力支持,谨致谢忱。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6年6月

序

金陵古迹，日就摧残，近代以来，凡有四次：洪武缔造京城，六朝古碑，改砌街道；洪杨草创宫室，四郊古墓寺院，碑碣坊表，运载俄空；端方总督两江，金陵古代金石，半归私室；近岁国都南迁，公私营造，毁弃尤多。夫古迹者，国家历史所寄，民族精神所系，苟非大不得已，必当百计保存。今者保存古物，已设专员，然当局之耳目有限，群众之蒙昧孔多，摧毁之事，层出不穷，良由蚩蚩之氓，不知古物何用，不识古迹何在，无意之中，遭其毁灭，此为最大之因，由是古迹图考尚焉。所以启导耑蒙，共思保卫，厥功实非浅眇。

余长子楔，留学德国，专治财计，回国以来，教授于中央大学，目睹金陵之佳丽，古迹之沦亡，出其绪馀，抽其暇晷，常事考察，兼以摄影，随时记述，积有二载，遂成《金陵古迹图考》。余虽治乙部，反不如其专精，虽欲造述，亦不如其敏捷，此则少年气盛之可贵也。其书之条理，异于宋、元以来地志多事剿袭稗贩者，厥有二事：一曰从事实地考验，一曰推求原始证据，其自序及凡例，言之綦详，余毋容为之赘述。庄生有言：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可也。且学术之事，当仁不让，向、歆经术，父子异撰，余虽事启发，亦间有异同。前者楔为《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余为《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书》，颇多各抒所见，不相苟同。今读此书，大体颇觉完善，惟六朝城郭一章，如云梁之宫城三重，虽本唐许嵩《建康实录》^{〔注〕}，然《隋书·礼仪志》谓梁武受禅于齐，侍卫多循其制。正殿便殿阁及诸门上下，各以直阁将军等直领，有御仗等二百七十六人，以分直诸门，行则仪卫左右。又有左右夹毂等四十九队，亦直诸门上下，行则量为仪卫。东西掖、端、大司马、东西华、承明、大通等门（大司马下《隋

志》疑脱“南掖”二字，《梁书·张弘策传》：孙文明作乱，入南、北掖门。北掖即承明，此南掖在大司马东。宜据补。）又各二队，及防殿三队，虽行幸不从。案《隋书·礼仪志》此节出于梁五礼仪注，最足信据。夫大司马、东西华、承明、大通，此宫城第一重门也，则端及东西掖为第二重门矣。志言防二重宫门后，即言防殿，则所谓第三重门，竟无有也，此可疑者一也。《梁书·侯景传》：景乘胜至阙下，百道攻城，持火炬烧大司马、东西华诸门，又斫东掖门。夫大司马、东西华为第一重门，东掖为第二重门，则东掖、西掖之为第二重门，梁末尚然。《南史·张弘策传》：天监初，东昏馀党孙文明等作乱，帅数百人，因运获炬束仗，得入南、北掖门，至夜烧神虎门总章观，又进烧尚书省及阁道云龙门。此南北掖门为第一重门，云龙、神虎为第二重门，乃梁初承齐制而未改者。及云龙、神虎为文明所烧，殆即改为东、西掖。陈太建七年六月己酉又改作云龙、神虎（见《陈书·宣帝本纪》）。而万春、千秋，止宋一用，梁、陈二史遂不再见，此可疑者二也。如此异议，足资商榷。然各有证据，非等凿空之谈。前人传说，亦难一时廓除，故未可以一掩全璧也。阅是书者，苟能发思古之幽情，笃保邦之至念，所谓弘我汉京，胥在是矣，夫岂曰小补云乎哉？

中华建国二十五年一月五日朱希祖作于青溪

（注）《梁书·武帝纪》天监十年，初作宫城门三重楼及开二道，《南史·梁本纪》同。《建康实录》脱一“楼”字，遂有误为三重门以及三重宫墙者。或谓以高下言当称层，以前后言乃称重，以此言之，《梁书》、《南史》乃各衍“楼”字不悟。古称九重天，正指高下言也。

自序

尝以为中国古都，历史悠久，古迹众多，文物制度，照耀千古者，长安、洛阳而外，厥推金陵。北京虽为辽、金以来帝王之都，然史迹不过千年，非若金陵建都之远在南北朝以前也。他若汴京、临安，一开都于五代，继于北宋；一肇建于吴越，偏安于南宋，其为时较短，而历史遗迹，亦不若长安、洛阳、金陵、北京之众。而此四都之中，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太白诗云“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极言南朝之文物也；“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极言山川之灵秀也。牧之诗云“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闻吹出塞愁”，极言江左之人物也。用晦诗云“楸梧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极言史迹之众多也。梦得诗云“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极言盛衰兴亡，至足引人流连凭吊也。独怪关于南都，独少考察古迹之著作^{〔注〕}；司保存文物之责者，且听仅存之文物遗迹，风吹雨打，日趋于散佚零乱，乃至消灭无存，良可慨叹者也。何以言之？余来金陵，正值新都建始之秋，街道改筑，房屋改建，地名改命，其间变化之繁，新旧递嬗之剧，实其他都城所罕有。新都之气象，固日新月异；然古迹之沦亡，文物之丧失者，乃不可胜计。试举数例以明之：

栖霞山之西北，地名张家库，有六朝古墓焉，石辟邪二，东西相向，肘鬃膊焰，腾骧欲飞^{〔图一八〕}。因无碑刻，既不知是齐是梁，亦不知其为何许人。余于二十二年残秋，初至其地，见半没泥中，高可丈馀，右辟邪头部已有裂痕。及再至其地，剥落更甚；三至则并下颚亦已不存矣。按《六朝事迹编类》，栖霞山有齐故尚书令侍中巴东

献武公萧颖胄墓(清严观《江宁金石待访目》误为二人,凡两见,实误),则此或为颖胄之墓欤!

昔卢妃巷(今改洪武路)之北,户部街之南,有沟一段,芜草杂生,垂垂干矣。其上有桥,半没泥中,道旁有老树杈丫,亭亭如盖。询之土人,谓系虹桥遗迹。余昔读甘熙《白下琐言》:

南唐护龙河自升平桥经上元县之左,东边一带水道,各志历历言之;而西者独略。今羊市桥畔,上踞屋舍,下穿沟渠,后为张府园、裕民坊。皆系菜圃,其地有河身一段,长十馀丈,宽二三丈,清水一泓,资以灌溉,两旁石岸犹存,乃西护龙旧址也。……

尝欲亲临考察,以张府园改建中正路,旧迹已渺不可寻。后读陈沂《金陵古今图考》,以为南唐宫城,在内桥之北,东尽升平桥,西尽大市桥,北至小虹桥,因急于一考小虹桥遗址。今见此桥,始知今之浊水一沟,石桥半埋泥中者,正昔日护龙河小虹桥遗址,一代宫阙所届,有如故都之神武门前御桥也。因亟为摄影,以留其址,非取其景也,宝其迹耳^[图二四]。然我知异日改筑马路,填塞沟渠,此桥此水,必早晚渐归消灭,而与南唐史迹同归湮没矣。

南城大全福巷之口,有瞻园焉,系明中山王徐达园墅。内有玲珑山石,高二丈许,瘦削如峰,另有老藤架其上,雅有深致,传为明中山王瞻园遗物。余于二十三年晚秋往访,遍询土人,已不可寻;后询警察厅司户籍者,始知该园一部早已易主,今已改建洋房,在某天井之中。余遍访其处,始于米店后小院中得之,玲珑犹昔,然深埋四围高楼之下,老藤已枯萎,无复当年扶疏景象。居其地者,除米油商人外,尚有宪兵司令部职员某,院落湫隘,人众嘈杂,山石有知,亦当叹时之不遇矣。

秦淮文庙之前,旧有天下文枢坊焉,建于明万历十四年,清初王澍重书,同治中重修;飞檐复宇,制度宏丽;坊额青质金字,光芒四射。余初来金陵时,尝数见之。二十三年秋,因事重过其地,则坊已杳,仅有新筑水泥石坊,滞重无华,迥非昔比。询之土人,始悉市府改筑者,低徊盘桓,为之叹息久之。

以上所举,不过二三例而已。他若朝天宫之日趋圯倾,愚园之日趋荒废,陵墓之失修,旧迹之湮灭者,更不可胜计。余深惧南都遗迹,湮没无闻,后世之考古者,无从研求,故就三四年来考察所见,遗迹之犹幸保存者,摄为照片,辑为图考,以保留历史遗迹于万一。读者于十馀年后,莅临首都。读此书而阅此图,我知其当有不胜今昔之感者矣。

二十三年十月十八日秀水朱偁序于青溪

(注)近古物保管委员会有《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一书出版,然不过因人成事者。其中调查,大半为家大人及余私人之工作;新加入之十三陵墓,无一非经余发现而导往者,至于图版,十之八九亦由余供给。

凡 例

(一)本书研究方法,以实地调查为主。著者于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三年间,旅居金陵,鸠集同好三人(内一为德国哲学博士 Metzener,一为奥国音乐博士 Strassl),对于金陵史迹,加以实际调查,从事摄影及测量。计调查范围,东至丹阳,西至当涂,南至湖熟,北及浦镇,举凡古代城郭宫阙、陵寝坟墓、玄观梵刹、祠宇桥梁、园林第宅,无不遍览。计摄影所得,有千馀幅,精选三百十二幅,另印《金陵古迹名胜影集》问世。惟一图一考,相辅而行,故本书所注图编号,皆指《金陵古迹名胜影集》而言也。

(二)本书叙述方法,亦以实地调查所得为本,“知者以为知,不知者以为不知”,凡所叙述,皆所亲览;凡有主张,皆有根据。其史迹已亡,而无实物可凭者,则不得不引证前人著述,然亦先以当代人之著述为主。盖耳闻目击所及,终视道听途说本诸传闻之为愈也。故研究历代史迹,皆先选择原始的材料,略举如下:

- (1)六朝 以六朝人诗文之遗存于今日者为主(如他书所引宋山谦之《丹阳记》,顾野王《舆地志》,齐、梁诗人对于南朝寺宇之描写,江总《栖霞寺碑》等),以《建康实录》为副,盖唐许嵩去六朝未远,犹胜于宋张敦颐之《六朝事迹编类》也。
- (2)隋唐五代 可引之专书较少,惟诗人咏金陵者独多,流传至今犹广,差可引证者也。
- (3)宋 宋凡三修《建康志》(乾道五年知建康府史正志修《建康志》,庆元六年知建康府吴玕修《建康续志》,景定二年周应合修《建康志》),而惟景定志独存,故研究宋代遗迹,自以景定志为主。

- (4)元 元凡二修：一为天历二年南台御史赵世延囑郡人戚光纂《集庆路续志》，今佚；一为至正元年张铉纂《金陵新志》，体例略依景定志，今存。研究元代史迹，今以后者为重。
- (5)明 明凡四修：一为《应天府志》，见《文渊目·旧志》，当是洪武年修；一为《应天府志》，见《文渊目·新志》，当是永乐年修，今俱佚。一为正德十四年徐霖等纂《应天府志》，今失传。一为万历五年王一化等纂《应天府志》，未竣，府尹程嗣功继之，成三十二卷，今有日本内阁文库万历刊本。故研究明代史迹，以此书及《洪武京城图志》、陈沂《金陵古今图考》及其他明人游记诗词为主。
- (6)清 清凡五修：一为康熙六年，知府陈开虞延江宁张怡修《江宁府志》三十四卷；一为康熙二十□年知府于成龙修《江宁府志》三十四卷（是书仅有抄本，缺卷一、二、三、三十至三十三）；一为嘉庆十六年知府吕燕照延桐城姚鼐纂《江宁府志》五十六卷（通称《吕志》），最详在赋役，而略于人物，尽删秦淮游宴诗文，其属于偏见，彰彰明甚；一为同治十三年上元县知县莫祥芝、沈国翰，江宁县知县甘绍盘等修《上江两县志》二十九卷，详于洪、杨乱后；一为光绪七年知府蒋启勋、赵佑宸延郡人汪士铎续纂《江宁府志》十五卷（通称《汪志》），简核有要。惟研究清代史迹，仅凭方志，尚觉不足，如洪、杨乱前，甘熙《白下琐言》，实为杰作；洪、杨乱后，陈作霖之《金陵琐志》五种（尤以《运渎桥道小志》、《凤麓小志》、《东城志略》为佳），亦属写实之作，皆当注意者也。

本书所引各种史籍，皆分别注明出处，以便检查。至若近人著述，往往不亲历调查，叙述史迹，仅掇集他人成说，寥寥数语，而附有关系之各说于下。是既无补于实际，不过为资料之汇编，且错误繁多，概为本书所不取也。

（三）关于六朝陵墓，著者另有《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一书问世。计新发现陵墓凡十三处（张家库萧暎墓、甘家巷南狮子冲宋文帝长宁陵、栖霞山西北失名之古墓、笆斗山徐家村失名之古墓、侯村失名之古墓、官塘失名之古墓、江宁镇方镇庙失名之古墓、丹阳狮子湾齐宣帝永安陵、赵家湾齐高帝泰安陵、鹤仙坳齐景帝修安

陵、三姑庙齐武帝景安陵，及水经山后失名之二古墓），此皆实地调查之所得，而足以更正张璜《萧梁陵墓考》之错误或补充前人方志之不足者。本书仅录其结论，不再详其考证焉。

（四）关于六朝城郭宫阙，本书不惮烦琐，详引《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及《建康实录》，札记六朝都城门名之见于史籍者，推翻《至正金陵新志》、陈沂《金陵古今图考》、史若川《六朝故城考》十二城门之说，而综为九门。再凤庄门系华林园门而非台城门，见《南齐书》卷四十五《宗室传》，《至正金陵新志》以下，皆误为台城北门，此当更正者也。

（五）关于明代宫阙，凡更正《上江两县志》错误四处：（一）内五龙桥在午朝门内，相当于北京午门内之金水河御桥；外五龙桥在洪武门内，承天门外，相当于北京天安门外中华门内之御桥。前者系事实如此，后者可类推而得（盖北京宫阙规则，全仿南都，是由于史籍记载可知也）。今《上江两县志》卷二十七上，（明宫城图）绘内五龙桥于承天门外，外五龙桥于洪武门外，其误一也。（二）五凤楼即午朝门，是由于北京制度可知，而北京制度，则固仿自南都。《国朝官史续编》卷五十三云：“午门，为紫禁城南正门，三阙，上覆重楼五，……崇闳壮丽，俗所谓五凤楼也。”今南京午朝门双阙已毁，惟遗基尚在，而门上柱础，又显然示五楼之制。则《上江两县志》卷二十七上以午门、五凤楼为二，其误二也。（三）《上江两县志》卷二十七上，绘奉先殿于文华殿侧，而别绘太庙、神厨于阙左门外。按奉先殿象内朝，太庙象外朝，据《续通典·礼典》可知。殿当在乾清宫东，今绘在文华殿侧，其误三也。（四）据《洪武京城图志》，社稷坛在午门外西南，端门之右；太庙在午门外东南，端门之左；今日遗址尚在可资考证者。乃《上江两县志》绘社稷坛、太庙于禁城之外侧，遂不得不误社右门（见《洪武京城图志》）为社左门（不见方志），而庙左门遂阙而不载矣。此其误四也。

（六）关于明代陵墓，本书曾作周密之调查：计陵寝一处，王侯将相等墓三十二处，并摄影测量，以资研究。调查所得，可以修正前人记载者，有下列数点：（1）《肇域志》云：“永乐三年秋于阳山采石，为孝陵碑。……学士胡公广有《游阳山本业寺记》，而詹事郑公济有记乃云永乐二年冬于幕府山阳访碑石，……与胡公记异，不知

前碑后竟用否。”今本诸调查所得，则知阳山碑材，因过于庞大，无法运输，弃置未用，此可解决前人疑问者一也。(2)屈大均《孝陵恭谒记》，谓“数百步至大金门，有神功圣德碑，……踰桥，桥下之水通霹雳沟，……是曰御河。桥以北有石兽六种，……擎天柱二，……石人凡八，……”似从神功圣德碑踰桥以至石兽石人，御道神道皆由南直北。今本实地调查，则知孝陵神道，最为屈折，神功圣德碑后石兽神道，为由东而西，石兽尽，神道折而北，为石望柱及石人；过棂星门（今圯），则又折向东北，并非皆由南而北也。屈氏谒陵于仓皇之余，怀亡国之痛，草草游览，所记不真，尚不足为病；独怪近人修《明孝陵志》，近在咫尺，不知实地调查，仍以讹传讹，甚矣古籍之不可尽信，而掇拾陈说之无补于考证也！又屈记谓石人凡八，高可四五丈；实则文臣高不过丈，武将独高丈三，与长陵制相同，不可不察也。(3)甘熙《白下琐言》卷二，谓“明初功臣，多赐葬金陵，修整可观者，惟二王（宁河王邓愈、中山王徐达）而已。”实则明初功臣墓，修整可观者，正不止此二墓：如太平门外李文忠墓、神策门外康茂材墓、雨花台北俞通海墓、雨花台东李杰墓，皆宏大而完整，甘氏自未及一一亲历耳。(4)《白下琐言》卷二，谓王以旗墓在北山，石人石马坊表犹存，与徐中山、邓宁河诸墓相埒。今据调查所得，则王以旗墓在祖堂山西之白山，有碑二，石狮二，武将文臣各一对，并无所谓石马坊表也。且雕刻甚陋，不及徐、邓墓远甚，实亦未能相埒也。

(七)本书所记玄观，凡四十三所；调查而有实物可凭者，仅二十七所。且宫观零落，《白下琐言》及《金陵琐志》所记当年盛时景况，多已成为陈迹。则当还其本来面目，不可侈述过去盛况，而与今日不侔也。

(八)本书所记祠祀，以历史上实有其人为限，凡五十三所，近年存者不过十七所。此不过就其大者言之，其他宗祠等在所不计也。

(九)本书调查所及梵刹，凡九十有三；其有遗迹可寻或碑碣足证者，凡八十有六寺，详见第十三章梵刹各节。至于乡镇之寺宇，一二楹之小庙，记之无足轻重者，概所不载也。此八十六寺，强半荒废，非由于驻军蹂躏，即属于多年失修，日渐颓废。甚矣南朝寺宇之衰也！

(十)本书据实地调查所得，足以纠正方志记载之谬误者，为数尚多，不及一一

备举。如宋少保王德墓，《白下琐言》谓在钟山清真寺侧，《上江两县志》遂以之隶钟山，不知王德墓远在城北下庙，已近笆斗山，决不能谓在钟山也。至于积极方面调查所得，足以补方志之缺漏，征之文献不足者，更不及一一备举矣。

(十一)本书每章每节以后，多系之以诗词。盖史迹之得名，往往由于辞人凭吊吟咏，一经品题，声价十倍，故研究史迹，不可与文学分离。且干燥之考证，得此辞藻润色，可以使逝者复生，无情者化为有情；兼可兴盛衰之感观，发思古之幽情。故本书于选择词赋，再三致意，手此一编，重要之南都文献，尽在其中矣。

目 录

序	朱希祖	1
自 序		1
凡 例		1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之范围与方法		1
第二节 参考之书目		2
第一章 金陵之形势		9
第一节 概论		9
第二节 山脉		10
甲 钟山龙蟠 石城虎踞		12
乙 覆舟山		15
丙 鸡笼山		17
丁 卢龙山		18
戊 马鞍山 清凉山 小仓山 冶城山		19
己 仓山 大庄观山 直渎山 幕府山		20
庚 栖霞山		23
辛 阳山 汤山		24

壬	青龙山 黄龙山 赤山 方山	25
癸	牛首山 献花岩(祖堂山) 岩山 三山 雨花台	27
第三节	水系	30
甲	长江天堑	30
乙	秦淮河	32
丙	九曲青溪及运渎	36
丁	玄武湖	39
第二章	金陵大事年表	43
第三章	秦汉以前之遗迹	73
第一节	冶城	73
第二节	越城	74
第三节	楚金陵邑	75
第四节	钟山汉秣陵尉蒋子文祠	75
第五节	青溪小姑祠	76
第六节	诸葛武侯驻马坡	81
第七节	六朝以前金石	82
第四章	六朝城郭宫阙遗址	83
第一节	吴都建邺及太初宫	83
第二节	六朝水道考	85
第三节	建康	91
第四节	台城	101
第五节	六朝都城宫城分考	109
第六节	萧梁一代之文物	117